

绿野寻踪

野生动物考察记



徐龙辉 ◎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生动物考察记/徐龙辉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8. 12
(绿野寻踪)

ISBN 978-7-5038-5387-6

I. 野… II. 徐… III. 野生动物-科学考察-海南省
IV. Q958.5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602 号

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 7 号)

网 址: www.cfph.com.cn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电话: (010) 66184477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开 本: 880mm × 1230mm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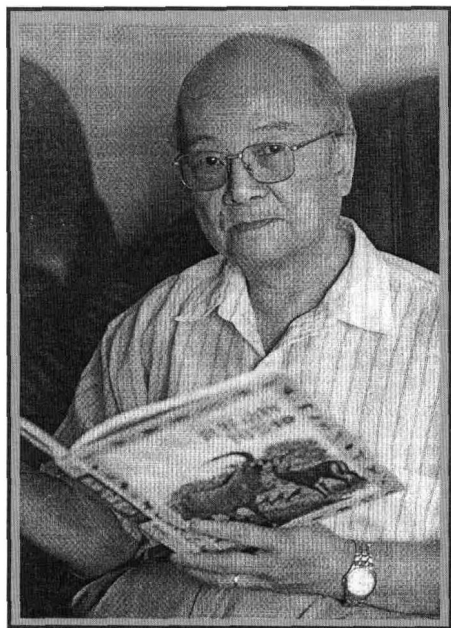
印 张: 5.25

字 数: 138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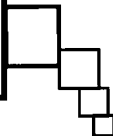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作者简介



徐龙辉，广东省蕉岭县人，1936年生，1960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动物学会和兽类学会理事、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编出版了《海南岛的鸟兽》等4部专著，参加撰写出版的专著有《中国动物志》（兽类）等11部。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著有《老虎探秘》、《白面猎手》和《老虎的故事》等书，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科普文章。被广东省科普作协授予“资深科普作家”的荣誉。

致谢



40多年前，当我和同事们在海南岛各处大山野岭中为寻找鸟类和兽类的踪迹而翻山越岭、被雨淋日晒、忍饿受冻、遭蚊叮虫咬的时候，就梦想着：有一天要把我们考察野生动物的艰险、曲折而有趣的故事撰写成书，让后代知道前人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过去宝岛上的风光怎样迷人，原始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丰富到什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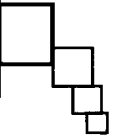
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这要感谢中国林业出版社严丽主任的大力支持，她看过我的文稿后说：文章真实记录了老一辈动物学工作者当年在宝岛考察野生动物的艰苦生活，不但生动有趣，内容丰富，还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展示了祖国自然风貌，很难得。

文稿虽然采用散文形式，但取材于真人真事。书中所有人物都用真实姓名，他们为了支持我写作，充实书中内容，都曾以口头或文字给我提供资料。尤其刘振河教授和王潜、姚炼两位处长，亲笔为我写了数以万字的素材，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帮助。万分感谢！

徐龙辉

2008.4.15

序



徐龙辉教授的近作《野生动物考察记》送到我手里，先睹为快之余，深感荣幸。展阅原稿，我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1776年10月24日，星期四。”卢梭于午后“沿着林荫道漫步前行，发现了开着黄花的毛茛菜、柴胡和开着白花的水生卷耳草”，“乐了好一阵子”，并觉得自己已“融化到万物的体系之中，与整个大自然浑然一体了”。

阅读卢梭日记和传记，我们可以感到，这位18世纪主张个人既受“社会契约”约束又保留其自由意志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博物学家，即使已届休闲年龄，还是从自然环境中获致灵感，韵味无穷地进行着他独特的体验和思考。

2000多年前的中国哲学家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又宣称，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可见，大自然是万物之母，是万物的依归；人性的纯粹、质朴、进取都是拜了大自然（及某种思想体系）的恩赐。因此，也可以说，关注大自然无疑应是人们尤其是研究者的天职。

20世纪中叶，中国南方的一位生物学者徐龙辉及其一行，也在寻找他们新的视角，并期望发现他们新的地平线，与自然亲密接触。他们以果敢的探索者的姿态，跋涉于“海角天涯”，考察宝岛丰富多彩的动物（兼植物）种群。40多年来，仍由此耿耿

于“为生灵呐喊”，为保护动物、为生态平衡而热情号呼。

《野生动物考察记》既是纪实性的优美散文，更是熔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科普读物。展读书稿，我像进入了知识宝库，又像游历于童话世界。其中，云雀的歌喉、排蜂的凶猛、高山榕的绞杀行径、野猪的狂暴和精刁、长臂猿命运的沉浮、孔雀雉的美丽，还有“鹿回头”的隽永传说、獠蛇大战的惊心动魄，以及许许多多动植物王国的故事和俯拾即是的智慧火花——哲理揭示：香极成臭、静中杀机、笨兽飞翔、蜜狗围猎的诸端，无不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给人启迪。书稿的主要部分叙述了生物群落层次的形成、海南的独特地理位置、气候特点与形成生物物种丰富多彩的特殊因果关系、动物及植物物种间的互促与互制的有趣现象、物种的结构、系统的依存关系……并从中导出保护动物资源、促进生态平衡的重要论题。作品主旨明确，叙述深入浅出，笔调亦庄亦谐，表达如行云流水，故事取舍得宜，并运用了文学的表现方法(如景物的艺术描绘、人物性格塑造、情节的适度安排等)，读之不忍释手，甚而击节三叹。

展读《野生动物考察记》，只见徐龙辉教授及其同伴当年为倾听自然的呼唤，满怀豪情，奔赴海南，进行野外考察和科学研究。而“五山藏宝，万水流金”的海南及各族民众也给了他们以热烈的欢迎和大力的支持；于是，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扬帆出海、走过荒芜、开辟绿洲、为装扮宝岛和造福人群的事业而赢得了一片明净的天空。

徐龙辉及其同伴一边考察，一边采集动物标本。宗旨是：为野生动物“调查户口”，为珍贵动物提出保护和永续利用的意见，促其安居、繁荣，甚或为其家族“正名”。

自然界的无限性，物种的丰富多样性，包容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来让人“泄气”，人猿的揖别少说也已600万年，可最近才由国际上众多的知名科学家宣

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猕猴的基因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为97.5%，黑猩猩与人类基因相似度竟达99%；而站立起有两层楼高的霸王龙(又称暴龙)与我们常见的“有它方成宴”的“鸡”竟是“表兄妹”；小小的蝶螈与青蛙竟也被宣布为恐龙的“亲戚”……

可见，生物领域的未知世界还是太多太多，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寄望于热诚的研究者和科学家。徐龙辉深知“善待自然，就是善待生命善待自己”，所以，他因以往的丰富科普作品而获得了相关权威部门授予的“资深科普作家”的荣誉称号，无疑赢得了价值。

社会进步，难免伴随人心的浅陋。这年头，虚拟盛行，人心浮躁，“金钱与虚荣”几乎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不二砝码，殊堪一叹。联合国就人口和环境问题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化石记录的灭绝速度的100倍，人类已经逼近环境恶化的“引爆点”了！无疑我国亦涉其中。因此，我们的生态文明不只是保护自然生态，而且是应以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任务是多么艰巨而繁重！

最后，谨录一段话，以表示对徐龙辉等所有科学工作者和科普作家的敬意：

“人类的生命史，穿越时空数千年，人类纵使艰难地跨越种种灾难造成的废墟，也总是生生不息，奋然前赴。”

是为序。

张嘉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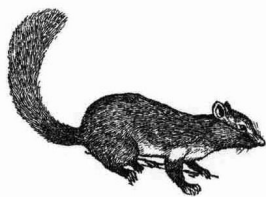
2008年3月3日于广州

三元里海关大楼

目 录

致谢
序

引子 / 1
奔向海南宝岛 / 3
宝岛风情 / 6
野外考察 / 10
扣人心弦的夜猎 / 13
野猪“药”的故事 / 17
高山兽雀跃，群树鸟争鸣 / 20
满山遍野的海南水鹿 / 23
观鸟遇险 / 26
啊！原始森林 / 30
“鹿树”奇观 / 34
原始森林访野猿 / 37
第一号长臂猿标本诞生记 / 41
绯胸鹦鹉 / 44
喜鹊与乌鸦 / 47
一根扁担进军五指山 / 49
攀登五指山峰 / 52



海军农场猎猪记 / 55
美丽的海南孔雀雉 / 59
奇臭的灵猫香 / 63
海南岛的黑熊 / 66
初探猴岛 / 70
猕猴的乐园 / 73
观鹰拾趣 / 76
果蝠奇观 / 80
神奇的蝙蝠 / 83
露宿原始森林 / 86
林中豹影 / 89
森林“狼”在行动 / 92
会“飞”的松鼠——鼯鼠 / 95
在神秘的原始森林中生活 / 98
黑夜幽灵——猫头鹰 / 101
獠蛇大战 / 104
树上过夜的白鹇 / 107
为坡鹿正名，愿坡鹿长存 / 110
深山遇虎记 / 113
智缚金钱豹 / 116

引子

历史沧桑，自然枯荣，不断更迭，不断前进。

一天，一位记者参观了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然后采访了我：

“徐教授，听说最近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授予您‘对中国兽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荣誉证书。”记者问。

“是有这回事。”我答。

“这事与你们的动物标本馆有关吗？”

“当然，可以说，我主笔的几部专著，发表的几十篇论文和几部科普小说，许多科普文章都与标本馆的建立过程息息相关。”

“我参观后，一方面知道我国海南岛野生动物资源如此丰富多彩，另一面对为此付出艰辛劳动，取得巨大成果的你们那一辈科学工作者肃然起敬。想来，这其中一定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惊险、有趣的故事吧。”

我沉思片刻：“是的。那时我们的生活既充实、艰苦，又充满乐趣。为了采集这些珍贵标本而流血流汗，贡献自己青春的同仁的故事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您是自始至终参加海南岛野生动物考察的吗？”

“是的。1960年，我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先分配到广州原子能研究所，次年该单位解散，我被转到中南昆虫研究所动物组。当时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计划处提出《海南岛热带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课题，其中野生动物由我单位负责。单位领导便组织了4位大学生，2位中专生和5~6位标本采集员，共10多人的考察队伍，负责完成此项任务。队伍中除了从农村来的两位猎手年龄较大外，其余都是20

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今天，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了。”

光阴似箭，时不我待。当年参加考察，今已须眉皓然的刘振河教授给我致信：“我们这伙到海南岛调查野生动物的人，万众一心，想的首先是集体，人人有个性，但团结互助，奋发向前，像一团火燃烧自己，去照亮前行的路，因此，每到一处都深受当地领导和群众欢迎。我们的朋友遍海南，值得回忆和赞颂。”

忆往事，见真情。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如果哭闹，我不必怒斥动武，也不必用糖果哄她们，只要为她们讲述我亲历的关于动物考察的故事，她们就会乖乖地坐在小椅子上洗耳恭听，像是进入了她们所属的童话王国。1988年，我的小女儿初中毕业放假，我正好有《尖峰岭原始森林保护区现状》的调查任务，就顺便带她一同前往海南岛。她进入保护区走了一圈，便泄了气，说：“爸爸，这原始森林怎么跟您说的不一样呀？”“哪里不一样？”“至少看不到您说的那些猴子、长臂猿、巨松鼠……连它们的叫声也听不到呀。”

我百感交集。在保护区中野生动物尚如此稀少，资源如此贫乏，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我的女儿有幸听到我讲大自然中动植物的有趣故事，其他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便无法知道这些了。他们会以为宝岛只有青山绿水，没有鸟语花香、鹿鸣猴叫；他们想不到今天的旅游圣地——陵水南湾的猴子岛和东方大田坡鹿保护区就是我们当年呼吁政府保护下来的，是60年前海南宝岛的缩影。

我想在苍茫往事、历史云烟中寻找失去的时光和故园，更深层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尤其是后者）的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坚守真，发现善，呵护美，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保护我们赖以依托的价值和希望。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盛世欣逢，六十尚年轻，七十何言老？我愿把我的回忆笔记成书，留给年轻的一代。

奔向海南宝岛

1962年国庆节过后第三天早上，一辆解放牌敞篷的货运汽车^①停在中南昆虫研究所^②大门口，车上放满了考察队员的行李和枪支、弹药，还有各种各样采集和制作动物标本的工具。

“同志们！准备上路了！”动物研究室主任蒋幼斋高声喊道。考察队员立即齐集过来。蒋主任对我们说：“这次到海南岛考察，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过去有不少单位到过海南岛调查野生动物，甚至还有外国人在那里收集过一些动物标本进行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但都是零星的、不完整的。我们这次调查，从人力、物力和任务指标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此前，对宝岛的植物调查的比较清楚，但对动物方面的了解还十分肤浅，希

望你们团结互助，早日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的科研任务。”

汽车驶出了广州，就在凹凸不平的泥沙公路上奔跑，平均时速不到30千米。我们都坐在车厢两旁的硬凳板上，头顶烈日，颠来晃去的车子把我们摇得头昏脑胀。我早上吃得太饱，不久就感到胸闷，呕吐不停，脸色铁青了。坐在驾驶室里的病号王李标知道车厢中有人呕吐，便叫司机停车，他走向车尾，一边向车箱上攀爬，一边喊道：“龙辉下来，到前面坐去。”我笑道：“你也差不多啦！还叫我到前面坐？”

坐在车后的同志见王李标脸色苍白，也一齐阻止他爬上来。僵持中，忽见王松松开手下地，“噢”

① 这种敞篷汽车现在已淘汰了。无论读者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也不会想到这是一部可以人货共载的汽车。因为它的主要作用是运货，只是在车厢的左右两边各备有一条活动的长凳，运货时可以挂起来，要坐人时才放下。车顶本来有帆布帐篷盖上，但人坐上跑长途就会很闷，不但空气不好，还无法向外张望，容易使人头昏、呕吐，故把它拆卸下来。

② 中南昆虫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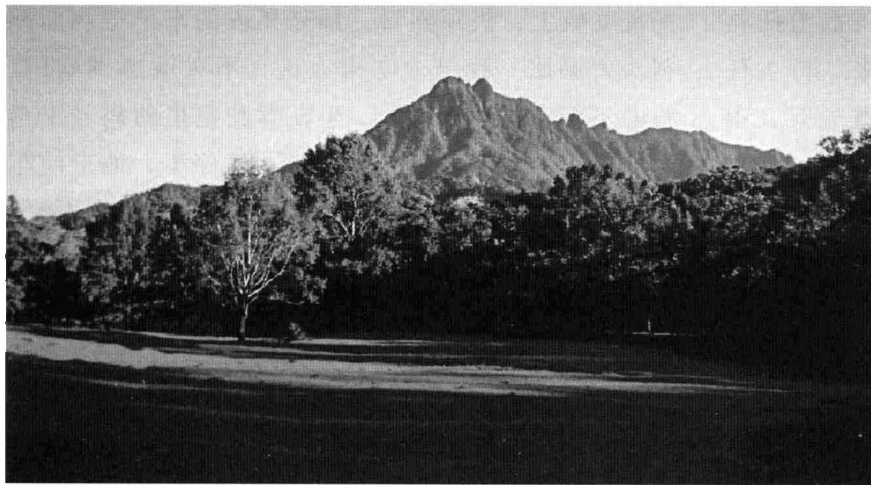
的一声，一大口胃物喷射而出。他赶快到路边蹲下，司机把他的行军水壶^①递上，他呷了一口水漱口后，才乖乖地坐回原位。

尽管10月初的天气还不冷，但坐在敞篷车上急风吹来，还是冻得难受。上坡时，车速减慢，猛烈的太阳又直射头顶，晒得人直冒汗。遇有过往车辆，卷起的风，带着尘土沙石扑了过来，稍迟闭眼，必中飞沙走石的招。如此颠簸、煎熬了3天，才到达琼州海峡的海安渡口。

那时，从海安渡口到海口乘渡船需要3个多小

时，一艘渡船可装6辆汽车，人数则无限制。海峡虽然不宽，但离大海不远，风浪也不小。放眼望去，海面上有几艘帆船在漂浮，太阳映着光漾的水波，有如银色流云。停泊在码头附近的几艘渔船上空，十几只海鸥在盘旋，还不时发出尖厉的鸣叫。海涛拍岸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声响，如雷贯耳。远处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白色的浪花翻腾，一浪接一浪，像万马奔腾。啊！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大海！我生活在山区，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此刻，我多么想走去沙滩，让海浪扑击我的脚，洗涤我一身的尘土。但渡船就要起航了，我们必须上船。

踏上宝岛的第一眼看到的是椰子树，它们长在村前屋后，街道两边，公路两旁，公园里，河湖边……几乎无处不在。水果摊上摆满了褚黄色老熟了的椰子和青绿色的幼嫩椰子。行人口渴时，买一只嫩椰子，老板会帮你砍去椰衣，在椰壳上开一个口，把椰子水倒进大碗里（那时没有吸管）给你解渴。



风景如画的宝岛（林爱和摄）

① 这种行军水壶现在也要到博物馆才能见到了。

椰子水清凉甘甜，是当时最上等的饮料。所以，我们的车上岸后，还没到海南区党委招待所，就在半路上停下来，我们买了十多只嫩椰子和两三只老椰子带去。

在海口市停留了两天。一方面与海南林业局（当时海南属广东省）联系进山调查事宜，另一方面让旅途折腾了几天的同志们好好休息。

海口是当时广东省除省会广州外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不但有热带风光，风土人情，居民的穿着和当地语言都与大陆不同，使初到此地的我们有身处异乡、人在外国的感觉。

海南属热带岛屿，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则海风习习，凉爽宜人，当晚我在招待所里睡得特别香甜，还做了一个在原始森林中考察的美梦。



全体考察队员唯一的一张当年的留影（在三亚的天涯海角）

宝岛风情

在海口市停留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早餐后，我们又登上令人见而想吐的汽车，向本岛最边远的乐东县进发。

那时岛上公路全是泥沙路，坑坑洼洼，比广东大陆的公路更加颠簸难走。车子在公路上跑时，我们就像坐船一样摇来晃去。平均时速一般不超过20千米，3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两天。虽然那时的汽车不像现在那么多，但在主干公路上也经常有汽车来来往往。车辆掀起的尘土把我们的衣服都染成了黄色，鼻孔里满是尘土，头发几乎看不到黑色，且手感粗糙硬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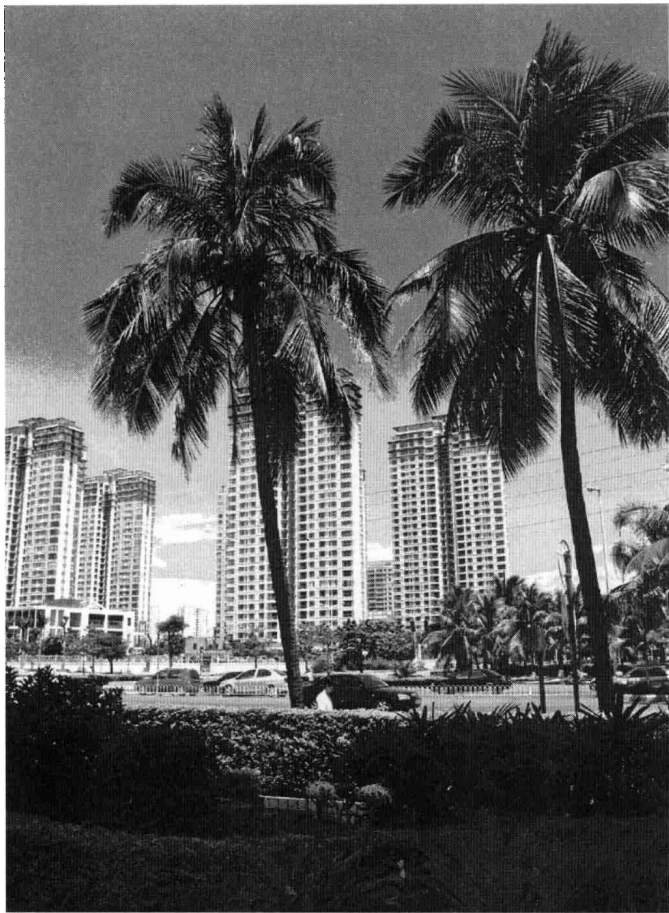
路难行，但沿途的风景却特别迷人。除经常见到大片大片椰林外，还有许多槟榔、油棕和橡胶树林穿插其间，一片热带风光。如果经过小镇，还可以见到一些居民在阳台或窗口种上的各种各样的漂亮花木。印象最深的是杜鹃花。我从未见过如此盛开的杜鹃花，只见一丛丛灿烂辉煌的紫红色，像一条条瀑布从窗口或阳台上倾泻而下。那些红颜色仿

佛在流动，在欢笑……在紫红色的画面上还泛出点点绿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绿光原来是树叶。绿叶和紫红色的花朵交相辉映，真是美极了。

进入山区还可以看到山上的许多菠萝和山栏（一种旱地稻谷）。我们只知道稻谷种在水田里，却从来未见过在山上种稻谷的。这种稻米有点像糯米，比水稻米好吃，又香又软。

公路两旁经常可以见到各种鸟儿。最常见的是斑鸠、伯劳、麻雀、乌鸦、褐翅鸦鹃和戴胜鸟。羽毛白色、灰色的鹭科鸟类，也在田基上、草坪中觅食。还有一群群白鹭聚集在竹林中，万绿丛中泛出点点白色，像一个个雪球挂在绿树上。远处的一些白鹭，像扯着风帆的小船停泊在水田中。

从海口出发的第一天，汽车带我们到了儋县。招待所就在河边，我们把行李放进房间后，第一件事不是解决肚子问题，而是从行李中取出衣服，拿上毛巾、肥皂直奔河中。河水十分清澈透明，连水



现代海南街市风光（林爱和摄）

中的游鱼都清晰可数。我们走进河水里，身边的水就变成黄色。那时已是秋末，河水开始变冷，但我们都不顾一切往水里钻，身上的泥去掉了，可头发上的泥尘还粘在那里。因为泥尘与头油结合，便形

成泥胶，必须用肥皂才能解决问题。等把头发清洗干净时，我们都冷得嘴唇发黑了。年纪较大的黄碧堂，急忙催促我们上岸，怕我们感冒。

第二天到了乐东县，在县城住了一晚。一宿醒来，旅店门前停了两辆牛车，这种牛车就是牛拉的木板两轮车。用木板做成像一只没有顶盖的大木箱，里面可以装货物，也可以坐人。这是当时县级以下各公社到县城的唯一交通工具。牛车帮我们拉行李到第一个调查点——山荣公社。我们每人背上一支猎枪，腰围 20 多发子弹并插上一把猎刀，跟着牛车上路。

牛车在乡间小道上缓慢爬行，发出咿呀！咿呀的声响。我们跟在车后面也不会有讨厌的泥尘扑过来，因为走得慢，车轮根本掀不起泥尘。清新的空气，秋天的凉爽，使我们精神焕发。年青人对未来的憧憬，对事业的追求，激情开始迸发出来。副队长巫露平带头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大家都跟着引吭高歌，情绪昂扬。内心似乎涌起战士出征的豪情。那满怀希望和理想，充满生命活力的歌声响彻大地。

我们穿山过溪，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一处被椰林包围的村庄。村民都是黎族同胞，他们见来了一群背枪的小伙子，都好奇地围了过来。但见姑娘和妇女们都身穿一件开胸黑衣，没有文胸遮挡，见我们外人到来就礼貌地用手拉衣服掩住前胸，下

身都是自织的绣花围裙，裙下摆不到膝盖。

我们刚刚坐下，就见一个小伙子从茅屋里拿出一把雪亮的砍刀，向我们比划了几下（听不懂他说什么），便把刀插进腰间，向一株高大的椰子树走去。他双手抱紧椰树，两脚一缩一蹬，像猴子一样飞快爬上树顶，用左手攀着树枝，右手从腰间拔出利刀，向椰子砍去，砰的一声，椰子落地。又砰！砰！砰接连砍下十多只大椰子。下面的人便一一把它拾起，打个开口，给我们一人一个喝水解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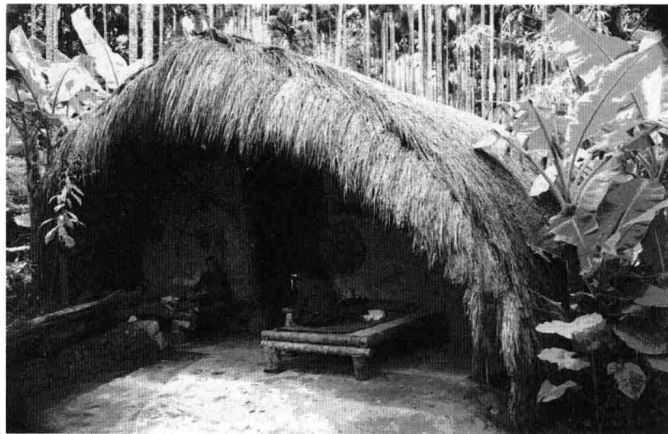
“嘿！这里的椰子水比海口喝的椰子水清甜多啦！还有椰香味。”我说。

“当然啰！海口买的椰子是老椰子，以吃肉为主！即使是嫩椰子，也是已摘下来放了好几天的，哪有这里的椰子鲜嫩。嫩椰子的肉很薄，吃起来香滑可口，别有风味。”廖维平接口道。老廖是海南琼山县人，所以会说海南话，也懂岛上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向我们介绍时，总是流露出为家乡美丽富饶而自豪的神情。

乘休息之机，我参观了村民的房屋。所有房子都是用树木搭起屋架，然后，用长竹条编织成围墙，屋顶用茅草铺盖。每间屋约有100平方米，靠墙边铺有一两张床，没有蚊帐。屋中间竖起一个三脚架，架上挂一个带勾的粗铁线，可以把水煲、饭煲吊在那里。三脚架的中间地面放三块大石，就算是柴炉，铁锅就放在石炉上面，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厨房。

这种“厨房”烧起火来，满屋是烟，所以四壁的竹片和屋顶的茅草全是黑的。靠床的墙上还横吊着一根竹竿，用来挂衣服。四季的衣服都吊挂在那里。屋门两边的外墙上挂满了野猪、水鹿和赤鹿的下颌骨，以示这家主人的英勇和富有。

黎族同胞的传统居住房屋，外表像一座船形。关于船形屋的来历，黎胞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古时有一个国王的女儿，嫁了3个丈夫都死了，相师说她是扫帚星下凡，在家家破，在国国亡，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纷纷请求国王处死她。此时公主已身怀六甲，国王不忍杀她，便备了一个小船，船中放了一把山刀和3斤谷种。公主带上她心爱的小黄狗上了船。经过几天的漂泊，来到海南岛。公主把船翻过来做屋顶，居住在屋内，把谷种播在山上种粮食，每天带狗上山打猎维持生活，屋顶烂了



黎族同胞住的船形茅屋（林爱 and 摄）

就刈茅草掩盖船形屋由此而来。

喝完椰子水，又打开椰壳，雪白的椰肉像豆腐一样嫩滑，若加上糖，那是一种十分可口的美食。喝足吃饱后，我们又启程了，向着远方的大山脚下前进。廖维平说：“前方高耸入云的大山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调查的尖峰岭原始森林区。”啊，“原始森林”！多么神秘而激动人心的字眼，我早已神往。

中午12时多，队伍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住在抱梅大队的公共饭堂里。几年前，这里曾经是村民们一日三餐集体用膳的地方。厨房里的大锅还静静地躺在炉灶上，由于长久不用已锈迹斑斑。水池里有不少垃圾，已成为癞蛤蟆的安乐窝。从外面伸进来的引水竹管也已污黑腐烂……用竹木和茅草搭建的饭堂已破烂，但在我们到来之前，大队已派人修理好了。还在两边用木条和木板搭起高0.3米、宽2米、长10米的睡床。一边可睡5个人。大房中间还做了一张简单的长方形桌，供我们做标本时应用。

我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野外生活还是第一次。尽管远离家乡和亲人，但有十多位热情、勇敢的小伙子一起生活也觉得挺有趣的。尤其是就要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野外生活，就像苏联小说《明朗的夏天》中讲的故事那样，我心中经常有飞向大自然，去了解大自然，探索飞禽走兽，到大自然中去生活的冲动。



抱梅大队的公共饭堂（林爱和摄）

我从来没有拿过猎枪，这次我也拿上了一支双管猎枪，一边放大弹丸，一边放小弹丸。大弹丸打大兽，小弹丸打鸟儿。打动物是为了制作标本，进行动物分类研究。

我把内务整理好后，就从枪袋里取出猎枪。先用带机油的碎布把枪筒擦干净擦亮，再清洁枪身和各部机件，然后拿着走到碧哥身边，向他请教如何装好拆散的枪，如何瞄准射击……碧哥则耐心地一一赐教。

其他人也是摆好床铺后就去擦枪、装枪；还有人拿出装子弹的工具和火药，有人把火药摊开到外面晒；有人取出硬纸皮盒，用打纸饼的工具打出压紧火药的小圆纸饼；有人在空弹壳的底部安装底火（击发用）。人人都投入到明天上山的准备工作中……